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五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20 冊

方苞詩文研究（下）

廖素卿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方苞詩文研究（下）／廖素卿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目 4+170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五輯；第 20 冊）

ISBN 978-986-6528-69-9（精裝）

1.（清）方苞 2.學術思想 3.傳記 4.文學評論
5.清代文學

847.4

98000993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五輯 第二十冊

ISBN：978-986-6528-69-9

方苞詩文研究（下）

作 者 廖素卿

主 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09 年 3 月

定 價 第五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方苞詩文研究（下）

廖素卿 著



目 次

上 冊

自 序

第一章 時代背景	1
第一節 地理環境	1
第二節 政治情勢	8
第三節 社會風氣	16
第四節 學術思想	23
第五節 文學思潮	33
第二章 家世與生平	39
第一節 先 世	39
第二節 家 族	51
第三節 家 境	73
第四節 生 平	76
一、學習成長期	76
二、應試授徒期	78
三、仕宦生涯期	82
四、告老還鄉期	90
第三章 方苞之詩	97
第一節 詩歌師承	98
一、稟受家學	98
二、效慕先輩	103
第二節 絕意不爲詩	104

一、藝之精者不兩能	104
二、莫以詩自瑕	105
三、揚長避短	107
第三節 詩歌理論	111
一、吟詠性情	112
二、厚人倫美教化	112
三、則古創新	113
四、門戶可別	114
五、詩如其人	115
第四節 詩歌內容探究	115
一、詠史詩	116
二、悼亡詩	129
三、行旅詩	135
四、酬贈詩	138
五、應制詩	141
六、遊覽詩	142
七、詠懷詩	143
八、其 他	144
九、題 詞	144
第五節 詩歌藝術特色	145
一、自出機杼，推陳翻新	145
二、吟詠性情，情真意誠	146
三、用字清新，句法靈動	146
四、觸景生情，情景交融	147
第四章 方苞之時文	149
第一節 時文取徑	149
一、鎔經液史	149
二、親師證友	158
第二節 指陳時文之弊	161
一、害教化敗人材	162
二、蔽陷人心	164
三、耗費心力	165
四、不能久傳	168
第三節 時文理論	169

一、博極群書	169
二、文肖其人	176
三、心術端正	178
四、以古文爲時文	179
五、理、辭、氣兼備	183
第四節 時文作品探究	196
一、應試時文	196
二、偶作時文	200
三、結集時文	206
第五節 時文風格	207

下 冊

第五章 方苞之古文	209
第一節 古文淵源	209
一、探究經史	210
二、師友相質	213
第二節 古文理論	228
一、義法說	229
二、雅潔論	262
第三節 古文藝術特色	269
一、議論緊密，高淡醇厚	270
二、結構謹嚴，層次井然	277
三、以簡馭繁，潔淨流暢	283
四、形象鮮明，刻畫生動	290
五、委婉紆徐，感人肺腑	293
第四節 貶班抑柳	302
第六章 評價與影響	317
第一節 詩歌評價	317
第二節 時文評價	320
第三節 古文評價	324
第四節 影 響	348
第七章 結 論	355
參考書目	361
書 影	371

第五章 方苞之古文

清代古文以桐城派爲正宗，而方苞被尊稱爲桐城初祖，其成就之高，造詣之深，後世無異辭。姚鼐云：「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註1〕曾國藩亦云：「望溪先生古文辭爲國家二百餘年之冠，學者久無異辭。」〔註2〕深受推崇，奉爲圭臬。本章欲探究方苞之古文，擬從其淵源、理論、特色等層層剖析之。

第一節 古文淵源

孔子云：「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註3〕韓愈云：「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註4〕故進德修業皆由從師問學而得也。方苞古文之成就，蓋源於從父兄探究經史，及師友相質，有

〔註1〕姚鼐《惜抱軒全集》文後集卷一〈望溪先生集外文序〉，頁205，世界書局，民國73年7月三版。

〔註2〕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十〈望溪集〉〈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頁28。

〔註3〕朱熹《四書集註·論語》卷四〈述而第七〉，頁230。

〔註4〕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師說〉，頁24，華正書局，民國71年2月。

以致之也。

一、探究經史

方苞自幼隨父兄誦經書、古文，學爲文章，其古文深得父兄之啓蒙與調教。其父仲舒乃一介詩人，古文雖與詩賦異道，〔註5〕各極其妙，而其理則同，其父曾云：

今夫能文者，必讀書之深而後見道也明，取材也富，其於事變乃知之也悉，其於情僞乃察之也周，而後舉筆爲文，有以牢寵物態而包孕古今。〔註6〕

此言與杜甫〈奉懷韋左丞文二十韻〉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同出一轍。時時開卷讀書，含英咀華，則吐辭爲文，游刃有餘。方苞稟承家法，悉得乃父之詩學以爲文，故戴名世云：「逸巢方先生有二才子，曰舟、曰苞，皆工爲文章，一落筆輒名天下，……人皆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勝而不能相通，此其說非也。」並慨嘆「世之學爲文學爲詩者，舉未有能讀書者也。不讀書而乾坤或幾乎息，其荒蕪榛莽而不可救者，又豈獨詩與文爲然哉！此吾所爲讀方氏父子之詩與文而喟然而嘆也。」〔註7〕足見讀書之作用大矣，方苞在其父嚴厲督導下，誦讀經書，治古文之學。

長兄方舟以制舉文名天下，又善古文，〔註8〕而傳、誌、記、序，固已可錯於柳、歐之間，每誦經書，輒得疑義，尋端竟委，開通奧頤，皆前人所未嘗云，〔註9〕雖好讀書而不樂爲章句文字之業，〔註10〕戴名世云：

金陵之城北有二方子，曰百川、曰靈皋，兄弟皆有道而能

〔註5〕《方苞集》卷六〈答申謙居書〉云：「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頁164。

〔註6〕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二〈方逸巢先生詩序〉，頁30～31。

〔註7〕同註6。

〔註8〕《方苞集》附錄一蘇惇元輯〈方苞年譜〉，頁866。

〔註9〕《方苞集集外文》卷五〈與慕廬先生書〉，頁674。

〔註10〕《方苞集》卷十七〈兄川百墓誌銘〉，頁495。

文者。……兩人皆原本於左、史、歐、曾，而其所造之境詣則各不相同也。靈皋客遊四方，其文多流傳人間。百川閉戶窮居，深自晦匿，世鮮有見其文者，要其文淡簡，亦非凡近之所能識，以故百川聲稱寂寞，甚於靈皋。〔註11〕

兄弟二人皆爲能文之士，其本同而造異，聲名亦殊，方舟深居自匿，文又淡簡，鮮爲人知，故聲稱寂寂，其論文云：

文之爲道，須有魂焉以行乎其中，文而無魂焉，不可作也。

〔註12〕

此言爲文須有「魂」，而魂與魄相對，魂者無形，魄者有形，猶人之軀殼與精神耳。人如有魄無魂，則爲行屍走肉，了無生意，爲文亦然。戴名世推其意而論之云：「凡有形者謂之魄，無形者謂之魂。有魄而無魂者，則天下之物皆僵且腐，且無復有所爲物矣。今夫文之爲道，行墨字句其魄也，而所謂魂也者，出之而不覺，視之而無跡者也。人亦有言曰：『魂亦出歌，氣亦欲舞。』此二言者，以之形容文章之妙，斯已極矣。嗚乎！文章之生死之幾在於有魄無魂之間，而執魂之一言以觀世俗之文，則雖洋洋大篇，只以譁世而取寵，皆僵且腐者而已，而豈可以謂之文乎？」〔註13〕洵爲知言。故爲文除運之以字句外，當以「魂」爲首要，此與方苞之兄告方苞之言：「古之爲言者，道充於中而不可以已也。」之理相通，有「魂」則爲文必言之有物，發之必有爲也。然而其兄之文不苟作，曾錄有與朋友應酬之古文四冊，此乃偶發者，又自以爲不足而焚滅之，足以想見爲文之用心，以致其古文竟無存者，唯〈擬南樓讌集序〉、〈絡緯賦〉二篇及上韓菼〈廣師說〉而已，茲錄〈廣師說〉於下，以見一斑：

唐之世士大夫之族恥相師，而師之義晦；今之世士大夫之族不恥相師，而師之義亡。古之爲師、爲弟子，以傳道、解惑爲務。道之傳，惑之解，而恥相師，不知所恥者也；

〔註11〕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三〈方百川稿序〉，頁50～51。

〔註12〕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三〈程偕柳稿序〉，頁71。

〔註13〕同註12。

非道之傳，非惑之解，而不恥相師，不知恥者也。古之相師者以道，而今之人勢所在則相師，利所在則相師，其在外則郡縣之吏，師其長官以爲昵好，其在內則卑賤者，師其時之顯人，以相攀援。而士之未遇，求名取科者尤甚，或一人而事數十百師，甚者儒衣冠而師其與己異類者焉。夫無所以相師之道，則其爲弟子者，宜慙然覺其不情；其爲師者，宜憫然疑其不信，乃爲師者不疑其不信，爲弟子者不覺其不情。嗚呼！是世之變也。君子之道，正其誼以矯俗之所失，使韓子生於今，其爲師必別有說矣。舟自束髮承學於祖父，故其生平未嘗有師，恐天下知道者尚有人，而吾惑之未盡解也。長洲先生以道藝光於時，天下挾冊吟誦者，莫不師韓氏之文章，不在京師，士尤以不得出先生之門爲恥，駢肩疊跡，進其所業而願爲弟子者，不異其急於勢與利也。先生不忍重遏其意，故時人皆曰：「吾師韓公。」舟辱知數年，先生進之甚勤，而舟之望傳道、解惑於先生亦至切，乃者足跡接乎墉墀已累月，而逡巡不敢執弟子之禮以進，蓋恐類於人人之所爲也。雖然人人者所趨師之名也，若其實則君子不敢廢也。惡裸相逐者而廢沐浴，是又不知所恥者也。稱弟子於先生者遍天下，而道之傳、惑之解，其能以先生爲師者誰哉？時以疾將南歸，乃廣師說以爲質而請業，與用以求名取科者異焉。〔註14〕

此文承韓愈〈師說〉而作，藉以表明己求師異於常人之意。首言唐與今師道之異，未言己拜韓菼爲師之實，以異於求名趨利者之心志。是時諸公方以收召後學爲名，天下士負時譽者皆聚於京師，如「崑山徐尙書乾學方以收召後進爲己任，而爲祭酒、司業者，多出其門。海內之士有爲尙書所可者，其名輒重於太學；有爲太學所推者，則舉京兆，進於禮部，猶歷階而升，鮮有不至者。」〔註15〕方舟此文，無乃鍼砭

〔註14〕陳作霖等篇《國朝金陵文鈔》卷三方舟〈廣師說〉，頁26~27，清光緒丁酉（23）江寧陳氏刊本。此文爲方舟僅存所見者，故特錄於此。

〔註15〕《方苞集》卷八〈四君子傳〉，頁218。

時弊，當頭棒喝。韓菼稱其文曰：「雖退之無以尚也。」〔註16〕方苞在其兄之教導之下，自謂每以古文、詁經之言相質，〔註17〕或以說經見推於朋齒，皆其兄之餘論，〔註18〕或與朋游往返，議論相抵，文章相駁，詰難糾紛，各不相下時，必其兄出一言折之，乃各得其意而無爭，〔註19〕而文集中亦有〈記百川先生遺言〉一文，故陳鵬年云：「望溪治古文，詁諸經，皆先生發其端緒。」〔註20〕方宗誠云：「潛虛同時友方百川最有高識，望溪實受業焉，惜其文卒時俱自燬棄矣」〔註21〕戴名世亦云：「舟與其弟苞皆好學，日閉戶謝絕人事，相與窮天人性命之故，古今治亂之源，義利邪正之辨，用以立身行己，而以其緒餘著之於文，互相質正，有一字之未安，不敢以示世，意度波瀾各有其造極，人以比之眉山蘇氏兄弟云。」〔註22〕洵非虛言也。

二、師友相質

徐斐然云：「望溪幼時，從伯兄百川學，且側間樅陽、黃岡兩先生緒論，即深有意於古文。」〔註23〕方苞亦云：「自成童侍先君子，百年中耆舊猶間及焉。其間博記誦、富文藻、天性醇良，操行孤潔者皆有之。」〔註24〕故自幼承家學，從父兄學古文外，又隨父謁明末諸遺老而親炙焉。如樅陽錢澄之飲光及黃岡杜茶村濬、杜蒼略畀諸先生，從學請業，方苞〈田間先生墓表〉云：

先君子閒居，每好言諸前輩志節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

〔註16〕陳鵬年《道榮堂文集》卷六下〈方百川先生墓碣〉，頁28。

〔註17〕《方苞集集外文》卷四〈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頁631。

〔註18〕《方苞集集外文》卷五〈與慕廬先生書〉，頁674。

〔註19〕《方苞集集外文》卷四〈張彝歎稿序〉，頁619。

〔註20〕同註16。

〔註21〕方宗誠《栢堂遺書》次編卷一〈桐城文錄敘〉，頁18，清光緒間志學堂家刊本，民國60年，藝文印書館影印。

〔註22〕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七〈方舟傳〉，頁203。

〔註23〕徐斐然輯《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二十〈書望溪文鈔目錄後〉，頁1，民國12年，上海掃葉山房發行。

〔註24〕《方望溪遺集》贈序類〈過濟寧別楊千木〉，頁85。

見，惟先生及黃岡二杜公耳。杜公流寓金陵，朝夕至吾家；自爲兒童捧盤盂以侍漱滌，即教以屏俗學，專治經書古文，與先生所勸不約而同。爾時雖心慕焉，而未之能篤信也。及先兄翻然有志於斯，而諸公皆歿，每恨獨學無所取衷，而先兄復中道而棄余，每思父兄長老之言，未嘗不自疚夙心之負也。〔註25〕

三先生皆明末耆舊，與其父仲舒時相往來，兄弟隨侍左右，教以棄時文，專治經書古文。方苞年二十四，作〈讀孟子〉，杜蒼略見之，評曰：「前儒所未發，卻婦人小子所共知。方郎十歲，初爲時文，先兄即勸以何不捨此而發憤著書？不意十五年後，所造至此。」〔註26〕方苞感念昔日教誨之恩，於三先生歿皆有述，作〈田間先生墓表〉、〈杜茶村先生墓碣〉及〈杜蒼略先生墓誌銘〉。其中以錢澄之影響爲最，方苞憶及始識時云：

先生……苞大父行也。苞未冠，先君子攜持應試於皖，反過樅陽，宿家僕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先君子驚問。曰：「聞君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觀所祈嚮，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答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爲不寧者久之。因從先生過陳山人觀頤，信宿其石巖。自是先生遊吳遊，必維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語，連夕乃去。〔註27〕

自言始識及受錢氏殷勤施教情景。錢氏博學多才，詩文尤負重名，其詩「沖淡深粹，出於自然，度王、孟而及於陶矣。」〔註28〕其文「如泉之流，清瑩可鑒，甘清可飲，縈紆不滯，以達于江海，使讀之者目明而心開，蓋深得于《易經》之精潔，《詩經》之雅典，屈子之愷惻，莊子之高蕩。」〔註29〕方苞親炙焉，頗得其薪傳，故方

〔註25〕《方苞集》卷十二〈田間先生墓表〉，頁337～338。

〔註26〕同註8，頁869。

〔註27〕同註25，頁336～337。

〔註28〕韓燕《有懷堂集》〈田間文集序〉，轉引自陳田《明詩紀事》辛籤卷十〈錢澄之〉，頁3017，鼎文書局，民國60年9月。

〔註29〕錢澄之《田間文集》〈髡殘石溪小傳〉，轉引自《桐城派研究論文選》楊正明〈樅陽與桐城派〉文，頁168，安徽黃山書社，1986年11月。

宗誠稱：「桐城之文，明三百年至錢田間先生漸就博大。蓋由深於詩易莊屈，又務經濟，尚氣節，故議論文多實際，而記事文多奇氣。雖未盡雅潔，而已開方劉姚之漸矣。矧其行誼又足爲後學之師表乎！」〔註 30〕蕭穆云：「桐城經學文章之端，開自錢先生田間，其後望溪方侍郎昌而大之。」〔註 31〕馬其昶云：「先生負瓊特之才，鬱無所試，以填典自娛，掣經爲文，視先代諸公堂廡大別，望溪少時承其諸論，後遂蔚爲儒宗，當先生眾辱御史，其猶明之遺風哉，而卒以經學文章開啓學派，亦考流別者所宜知也。」〔註 32〕姚子素亦云：「負瓊特之才，以生值末季，離憂抑鬱，發憤著書，而卒以經學文章，開起學派，方望溪實承其緒論而興起者也。爲文清瑩甘潔，縈紆不滯，詩則無意求工，而聲調流美，自中繩墨。」〔註 33〕以此之故，或謂錢澄之樹立桐城文章之楷模，開桐城派之先河也。

〔註 34〕

此外，耆舊尚有張怡，字瑤星，遯跡攝山白雲峰，鄉人稱白雲先生，方苞云：「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千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註 35〕爲作〈白雲先生傳〉；又有潘幼石，文行重江表，爲方苞童子時以師友之禮交者，謂臭味之同而相投也。〔註 36〕由上可知，當是時，三楚、

〔註 30〕同註 21。

〔註 31〕戴名世《戴名世集》附錄四傳記資料蕭穆〈戴憂庵先生事略〉，頁 472。

〔註 32〕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卷七〈錢田間先生傳第六十四〉，頁 310。

〔註 33〕姚子素〈桐城文錄入選諸家著述考〉，頁 5，《學風》第四卷第四期，1934 年 4 月。

〔註 34〕楊正明〈樞陽與桐城派〉文中引李則剛先生之言云：「方以智、錢澄之是桐城派鼻祖。」又云：「方以智發表《文章薪火》，作爲桐城派的濫觴，錢澄之的《飲光先生文集》問世，樹立了桐城派文章的楷模，他們已開桐城派的先河。」頁 167，收於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安慶師範學院中文系、淮北煤炭師範學院中文系編《桐城派研究論文選》中。

〔註 35〕《方苞集》卷八〈白雲先生傳〉，頁 215。

〔註 36〕《方苞集》卷七〈贈潘幼石序〉，頁 188。

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註 37〕方苞皆由其父引見而得親炙承學，謂「余自童稚從先君子後，具見百年中魁壘士，其志趨尤上者，誦經書、講學、治古文而止耳。」〔註 38〕故其古文之造詣，蓋自幼得承明末耆舊之指引也。

然而方苞「自童稚從先君子見楚、越耆舊，長遊四方，海內知名士十識八九，聰明博達愿謹耿介者，時時有之。」〔註 39〕於是古文除幼受耆舊指引外，長遊四方，結交名士，求師求友甚勤，彼此交相討論，古文日進。康熙三十年（1691），年二十四，入京師，游太學，李光地見其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長洲韓菼以文名海內，見其文，至欲自毀其稿。評方苞文曰：「廬陵無此深厚，南豐無此雄直，豈非昌黎後一人乎！」當是時，巨公貴人方以收召後學爲務，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方苞非先焉不往，於是益見重諸公間。〔註 40〕方苞憶及與李光地始交，已勸李氏治古文時，李光地答曰：

吾于周易、洪範尚未入其藩，無暇及此。且子不聞市人之語乎？所出之財與物相當則曰值。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值也。嵇紹仕非其義，而以身殉；劉琨不度德，不量力，動乎險中，以陷其親，則不值矣。而況其每下者乎？夫治經，特適道之徑途耳。以吾子之性質，不思接程朱之武，而務與歐柳爭，不已末乎？〔註 41〕

李光地以治經書爲務，謂「治經，特適道之徑途」，反勸方苞治經明道，晚年自悔未聽其言云：「余爾時亦心知其然，而溺於所習，未能決去，以專從其大者。志分而力薄，終老無成。每念斯言，未嘗不隱自悼也。」〔註 42〕晚年痛悔之情，溢於言表。此時，萬季野年近六十，

〔註 37〕同註 35。

〔註 38〕《方苞集》卷十〈沈編修墓誌銘〉，頁 269。

〔註 39〕《方苞集》卷十〈白玫玉墓誌銘〉，頁 274。

〔註 40〕同註 8，頁 869。

〔註 41〕《方望溪遺集》贈序類〈辛酉送鍾勵暇南歸序〉，頁 84。

〔註 42〕同註 41，此文作於乾隆六年辛酉（1741），方苞年七十四，距始識李

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方苞不與，而萬季野獨降齒德與之交，每勸其一意經學，萬季野云：

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註43〕

萬氏乃承念台劉公之學，自少以明史自任，而兼辨古禮儀節，士之欲以學古自鳴及爲科舉之學者皆輾焉，旬講月會，從者數十百人。〔註44〕而獨勸方苞勿溺古文，鑽研經書以明道，人固以能得其一言爲榮，方苞豈有不虛心領教之理乎？於是自此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並〈與萬季野先生書〉云：

僕性資愚鈍，不篤於時，抱章句無用之學，倔強塵埃中，是以言拙而眾疑，身屯而道塞。獨足下觀其文章，察其志趣，以謂並世中，明道覺民之事將有賴焉。此古豪傑賢人不敢以自任者，昧劣如某，力豈足以赴其所志邪？某於世士所好聲華，棄猶泥滓，然辱足下之相推，則非唯自幸而又加怵焉。蓋有道君子，重其人則責之倍嚴，使僕學不殖而落，行不植而輟，足下將有不得於心者，此僕所以每誦知己之言而忻與惕并也。〔註45〕

方苞受萬氏之器重下，表明又忻又惕之心境，感念萬氏之不棄推引，視爲知己，可見方苞潛心經學，力窮三禮，得自萬氏之勸勉也。故全祖望云：「公少而讀書，能見其大，及遊京師，吾鄉萬徵君季野最奇之，因告之曰：『勿讀爲益之書，勿爲無益之文。』公終身誦以爲名言，自是一意窮意。」〔註46〕徐斐然云：「望溪其亦幸而遇萬先生，得與毛齊于、閻百詩諸人，分道而揚鑣也；其亦不幸而遇萬先生，未

光地時，已有五十年矣。

〔註43〕《方苞集》卷十二〈萬季野墓表〉，頁332。

〔註44〕《方苞集》卷十二〈梅徵君墓表〉，頁335。

〔註45〕《方苞集》卷六〈與萬季野先生書〉，頁173。

〔註46〕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七〈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頁203。

能與韓蘇歐曾諸公，並駕而齊驅也。」〔註47〕錢基博云：「苞之經學，其塗轍實自萬氏啓之，先嘗問業斯大之弟斯同季野。斯大考辨古禮，頗多新說，所著書于《儀禮商》之外，有《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學本淹通，用思尤銳，其合處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蓋方苞之所學所自昉云。」〔註48〕

同時，方苞之史學及古文標舉「義法」說，亦受萬氏之啓發，在京師，相互討論修史諸問題，方苞於〈明史無任丘李少師傳〉云：

康熙辛未，余始至京師。華亭王司農承修明史。四明萬季野館焉，每質余以所疑。〔註49〕

萬氏透過質疑問難，灌輸方苞史學觀念及作傳之法，當康熙三十五年（1696），方苞將南歸，萬氏又託以重任，言及作史傳之法，萬季野云：

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豫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一意於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註50〕

萬氏屬之作身後傳誌之文，而其大者，授以共修明史，並願將費四十年心力收集之藏書，盡歸於方苞，然而方苞南歸踰年，萬氏竟客死，其史藁及群書遂不知所歸，其後方苞又經《南山集》之獄，所屬史事未獲從事。萬氏揭出史傳應求「事信而言文」，史料應「約之以義法」之言，對日後方苞以「義法」論文啓迪甚大，故方苞云：「萬先生真古人，予所見前輩諄諄教人爲有用之學者，惟萬先生。」〔註51〕洵爲由衷之言也。

〔註47〕同註23。

〔註48〕錢基博《古籍舉要》卷八〈儀禮〉，頁51～52。文宗出版社，民國59年5月。

〔註49〕《方苞集》卷十八〈明史無任丘李少師傳〉，頁520。

〔註50〕同註43，頁333。

〔註51〕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二十八〈萬貞文先生傳〉，頁354。